

周恩来亲令追杀逃台叛匪始末

50年前的1966年1月8日，驻福建沿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守备7师，发生一起前所未有、骇人听闻的事件。吴文献、吴珍加和吴春富3人借向驻岛官兵运送补给的机会，开枪杀害战友并叛逃台湾当局控制的马祖岛。事件惊动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，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空军展开“惩处叛徒”行动。 ■ 据《航空知识》

A 总理亲令福州军区 空中歼敌周密准备

军中血案发生后，福州军区密切关注台湾当局和马祖岛上守军的动静。当获悉台空军将在9日派飞机前往马祖岛迎接叛匪返台的情报后，决定派出空军战斗机在台湾海峡上空歼灭叛匪飞机。该方案随即遂上报中央军委。

1月9日凌晨，中央军委批准了福州军区的作战方案。上午，周恩来总理亲自给空军司令员打电话，指示空军“有把握、有利就打掉它”。随后，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首长，分别对福州军区空军领导做了具体指示和部署。福空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方案，将任务交给当时驻福州机场的空军航空兵第24

师的两对双机来完成。

“惩戒”行动以歼5双机为主，由副大队长李纯光和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，歼6双机为辅，由副中队长沈学礼、飞行员杨才兴驾驶。两对双机拉开间隔，平行前进，以扩大搜索范围，尽早发现敌机。为保障两对双机在海上低空作战的空地联络畅通，福州基地还派出歼6双机，在闽江口上空，高度6000米，担任“架桥”（中继机）和掩护任务。再从漳州机场起飞4架歼6在龙田上空，高度11000米，担任高空巡逻、掩护任务，吸引台湾当局的注意力，麻痹对方。

B 接运行动出师不利 重要情报视而不见

1月9日上午8时许，台湾当局空军派出1架C-47运输机从台湾岛起飞到马祖接运叛徒，8时37分飞抵马祖机场。该机场是钢板铺设的跑道，长度只有1200米，宽只有50米，起降大型运输机的条件比较差。飞C-47的驾驶员虽号称是“克难英雄”，但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仍心有余悸。毕竟这里距大陆仅20多千米，距福州机场也只有60多千米。心情十分紧张的飞行员，不太熟悉钢板跑道，加上机场上有较大侧风，飞机在降落时操纵不当，机身倾斜，机翼与钢板跑道硬碰硬地摩擦，使飞机滑出跑道，最终停在草坪上。这次严重失误虽未伤人，但导致机翼严重变形，无法完成接运“叛匪”回台湾的任务。由于台湾方面已经在台北机场做好了欢迎“反共义士”的准备，无奈之下当即派出1架PBY海上巡逻机，运送C-47的维修器材和人员，部分新闻记者也随机一同去马祖，抢得第一手消息。降落马祖后，维修人员立即对C-47运输机进行检查，确认C-47机翼部分受损严重，短时间内难以修复，而PBY仅为8人的载重量，无法完成接运叛徒、情报署官员和新闻记者等一大群人员的任务，这下给台湾当局出了个难题。台湾当局高层经过商议做出最后决定：从驻嘉义的救护中队派出1架HU-16(SA-16)“信天翁”水陆两栖飞机，去执行接送任务，这也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。

9日中午12时11分，“信天翁”终于降落在马祖机场。此时马祖机场有3架不同种类

的飞机，用哪架飞机接运，接运多少人，什么时间飞，飞哪条航线，是否需要护航，均需要得到台湾当局空军的最终确认。最后认为从低空贴近海面偷偷将“叛匪”接运回台湾是最佳方案，再派2架F-100A“超佩刀”战斗机在高空策应，不与解放军空军歼击机硬拼。

台湾当局与马祖机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无线电静默，也熬不住了，开始实施无线电佯动，企图试探解放军空军的反应。

马祖问台北：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何时起飞？”台北方面答：“按原计划行动。”

然后继续静默。一段时间之后，马祖继续向台北发话：“刚才飞机故障，无法按时起飞，现故障已排除，准备起飞。”

台北方面又答：“知道了，可以起飞。”然后又是一段长时间的静默。

就这样，马祖与台北方面反复多次的无线电佯动，停在马祖机场的飞机始终没有任何动静，福州地区解放军空军没有被所谓佯动所干扰，依旧是按兵不动。

至15时30分，心存侥幸的台湾当局空军，一直没有侦测到解放军空军的无线电信号，认为“危险期”已经过去，便命令马祖机场“可以起飞”。15时35分，HU-16载着“叛匪”、台情报署官员和新闻记者等一行人开始出动。其实这一行动早在解放军空军的严密监控之下，可以说这架飞机已经“在劫难逃”了。

C 海空歼敌志在必得 叛匪终归葬身鱼腹

就在“信天翁”起飞之前的15时33分，指挥所即令驻福州机场空24师的歼5双机和歼6双机进入一等战斗准备。15时39分40秒，歼5双机起飞，一分钟后，歼6双机起飞，两组飞机间隔5-15千米，向“信天翁”追去。51分15秒，歼5僚机飞行员胡英法报告：“右前方4000米发现敌机。”

长机李纯光立即命令：“你攻击，我掩护！”同时他也发现了敌机。

福空指挥所听到飞行员的报告和通话后命令：“没有发现新情况，坚决打！”

依据“谁先目视敌机，谁就有优先交战权”的规则，胡英法迅速占位，用400千米的时速向“信天翁”靠近至800米时首次开炮，因距离远没有击中。继续接近至560米时，胡英法二次开炮，击中敌机尾部，距敌140米脱离，随后掩护长机攻击。李纯光见僚机脱离，便伺机进入，并降低高度至200米，在敌机左后方抵近，连台湾当局空军的军徽都清晰可见。此时的李纯光用瞄准具光环将敌机套住，在距“信天翁”300米时以小角度进入果断开炮，击中敌机左侧发动机，冒出白烟，随即停转。李纯光在距敌机140米时向右拉起脱离，敌机只能靠右侧发动机飞行，速度越来越慢，高度越来越低。

单发飞行的“信天翁”在最后关头拼命向台湾呼叫：“遭解放军数架飞机攻击，情况危急，请求紧急援助！”而台北的指挥中心的官员也在紧张地叫嚷：“不要管它，怕死鬼，又在虚张声势！”此时的官员们也如梦初醒，没想到解放军的飞机来得如此之快，但此时已无回天之力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

见负伤的敌机依然在飞行，李纯光拉起之后反扣第二次进入，高度150米，时速减至300千米以下，冒着飞机可能失速的危险，距敌机500米时开炮，再次击中敌机尾部。“信天翁”以贴近海面的高度向台湾方向垂死飞行，李纯光第三次进入，高度距海平面只有40-50米，距敌机310米，握紧驾驶杆的手指猛然扣动扳机，座舱下的火舌舔中“信天翁”右侧机翼与机身的连接部，敌机上碎片顿时撒向海面。打红眼的李纯光见敌机负伤三处仍然坚挺不落，在距海平面仅20-30米高度上第四次进入，距敌机320米处开炮。这样的距离按照歼击机的速度来说就是一瞬间的事，李纯光居然没有看到是否再次击中敌机，便冲了过去。僚机飞行员连忙呼叫长机：“拉起来！拉起来！”当他第五次准备进入时已贴近海面，眼见“信天翁”一头扎入海里，冲起巨大的水柱。

沈学礼、杨才兴驾驶的歼6双机，途中没有遇到敌战斗机，安全返航。HU-16型飞机上，包括3名叛匪在内的所有人员全部丧命。1月13日，福州军区空军召开隆重而热烈的祝捷庆功大会。之后，周恩来、邓小平、罗瑞卿等同志，在北京接见了李纯光、胡英法等人，对这次战斗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康美来董事长余春富：建立企业和土地的真实关系(一)

情深土地 扎根青山

康美来 养生大讲堂



接触过康美来董事长余春富的人，都会重复着前人的看法：这的确是一个质朴情深的人。这种朴实来自于他浓厚到外乡人几乎无法听懂的台州方言，来自于他身后的大片青山和乡土氛围，更来自于一个外乡人对于同一片土地十三年来不间断地观察和探索。

热爱土地的人，定会被土地所热爱。十三年，他在红色热土上打响了大别山的灵芝品牌，打造出康美来灵芝的中国第一；他一手创办的企业成为一匹黑马，获得了鄂豫皖中部地区第一家直销牌照。

从此，年深外境犹吾景，日久他乡即故乡。白云悠悠，青山不改，朵朵灵芝，一世深情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

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人对于土地的依赖是永恒的，一个人总是能在田园之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。而对于有着深厚金融背景，曾任平安保险公司台州分公司总经理多年的余春富而言，又怎会在四十余岁抬起了这份和农民、土地打交道的大健康产业？

彼时，很多人对于这样的选择是难以理解的。他固然有资本选择势头良好的房地产行业，这种选择在这样的时代显得万无一失。而大别山尽管是“天然药谷”，有着丰富的灵芝资源，但并没有给山区农民带来价值，很多种植户依旧贫困，对于从未和灵芝打过交道的余春富又能收获到什么呢。

在余春富心里，他却不认同于大多数

人的观点。源于年岁见长，余春富对于健康的意识越来越重视，并希望于财富之外挖掘自身更多的价值和意义。同时，他也表示着，自幼和土地接触，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，他渴望着对土地价值和美的再发现。

于是，在四十不惑之年，选择了走入大别山、发展灵芝产业，对于余春富而言，是一条只有前行、没有后退的道路。于个人而言，架构起土地和自身的关系，更多的是对生活情趣的玩味和诉求；而于企业而言，这是在一个价值体系中聚拢一批创业者，他们共同秉承着天地和谐之道，用“付出=馈赠”的朴素价值观，全力带领更多山区的人脱贫致富，走向富裕。